

燈 花

樂樂跟我連絡的很不是時候，那陣子我正為了排班的事情忙得焦頭爛額。

可能是慢慢的年紀大了，最近往來於住處和公司之間，常常會突然感到一陣頭暈，今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樣趕著出門，一邊煩躁的用手爬梳頭髮一邊三格併兩格的跳著下樓梯，剛推開鏽成橘褐色的漆紅大鐵門，竟然被清早七點半冬末春初的溫軟陽光給刺痛了眼睛，我不得不把眼皮拉下緊閉，這才感覺到它們有多麼乾澀。

我被迫站著休息了不知多久，遲到的念頭讓心臟強烈的撞擊我的胸壁，深呼吸想要讓自己放鬆一點，偏偏這時天地突然旋轉起來，我已閉上的眼睛卻能看到面前的景物快速流動，像一部自動快轉的電影。毫無疑問，這些年來我已經太過熟悉，街道早餐公司門口打卡點名訓話上工午餐休息下班回家，這樣的順序咬著彼此的尾巴形成一個循環，把我包圍在裡面越轉越快，我暈眩得雙腿發軟只能任由荒廢的時間從我的身體裡流出，不知過了多久終於可以睜開眼睛，發現我自己還站在原地。

沒錯，我還在原地，但這次是要回家了，面向著鏽得斑斑駁駁的老舊大鐵門，手上還捧著一個熱騰騰的便當。

兩階兩階的往樓上爬，這種重複性的動作會讓我的頭腦運作得更有條理，自動開始回溯到今天上班發生的事情，一股怒氣從我的腳底慢慢昇上來，不自覺的腳尖踮著樓梯的邊緣越來越用力，好像這樣做可以發洩似的，我臉上有一股緊繃的張力把我的下顎往下拉扯，嘴唇也被繃成尖銳的弧度，我隨情緒溢出表露在臉上，不想修飾也不想隱瞞，反正下班了誰管他呢。

我低著頭，專注的看著階梯前緣好用力踩踏下去，感覺整個人被自己發出的怒氣蹬飛起來，再落在下一格台階，台階被我跺得發出低沉的震動，天花板剝落的油漆竟然震得落下灰白色粉塵，在樓梯間的黃色小燈泡之下撲撲飛舞。

這棟老舊的建築物，終年潮濕陰冷，我打從搬來就沒有見房東來翻修過，住戶們平常還會打聲招呼，碰到公共設施出問題便下定決心老死不相往來似的，你不處理也別想叫我處理，到了現在只剩少數幾個樓梯間的燈泡是還會亮的，好幾處照明完全不足，白天還算好，到晚上真的得摸黑走過，多走幾天大家也習慣

了，更是擺著那些堆積著灰塵的老廢燈泡懸掛在那兒，偶爾搖晃幾下做做樣子。

我才不願意去管，反正我是樂得見不到牆壁上潮濕剝落的油漆，和不知從哪滲透進來沿著牆腳凝聚滴落的黃色水漬。

突然我踢到一個不明物體，由它框啞框啞的滾動聲來判斷應該是個空鐵罐，不知是哪個王八蛋這麼沒公德心隨便亂丟，我一個火大起來抄起腳就把鐵罐踢得老遠，它一格格格框啞框啞的跌下樓梯，那清脆得刺耳的聲音充塞了整個灰暗如同真空的樓梯間，不停迴蕩著。

三樓養的那隻狗好像抓到癲癩發作的理由一樣，又傳來淒厲的狗吠，一成一串刺穿黑色的長廊，頓時之間整棟建築物鬼影幢幢，還有鐵鍊互相碰撞的冰冷金屬聲，與樓梯間拖著尾巴的框啞啞餘音互相呼應。這狗我看過幾次，斑斑雜雜的毛色沒什麼特徵，見了我就吠，吠的時候頭左甩右甩的，眼珠子的部分隱沒在牠晦澀的毛皮中，總覺得牠是用眼白看我一樣。

主人我更常見到，一位獨居的老先生，身體還十分硬朗，總是穿得整齊體面，見到我會和氣的問好。聽說他從前是做生意的，順利的時候手下有十來個人，也不知道現在怎麼淪落到跟我一樣租這三十幾年的老公寓，他養的那頭狗每晚都把喉嚨撕開似的吠。

不能說我很喜歡這棟公寓，當年我決定要窩下來的時候，只是打算暫時找個可以屈就屈就的地方就好了，誰知道一待就是好幾年。住了這麼久，好的壞的慢慢都習慣了也同化了，當我發現身上皮膚皺折的底層散發出腐霉的氣味，不只是沾染上去而已，樓下那隻狗還在間歇性的低鳴。

打開門就可以聽到電視哇啦哇啦吵著，這棟太過安靜的建築物，任何聲音都會被放大，麻木坐下掀開便當，老舊電視努力投射出已經轉青的疲憊光線，在我身上放映。其實我沒有注意電視上的人物到底在開心些什麼，汨濫流洩的笑聲就像罐頭一樣任意取用，我腫脹的腳尖和手背上緊繃的肌肉都在提醒我，今天上班時發生的鳥事。

說到那個新來的小女生，剛來我就看她不太順眼，每天嬌嬌貴貴的踩個高跟鞋，走起路來一顛一落，當她是裹小腳的少奶奶在逛花園嗎？唸她兩句那塗得

油亮的嘴唇就嘟得比天高。看在她剛來的份上一開始我還不想去說她，這下好了，跟我猜得一模一樣，唸她多了，她大小姐脾氣一來說走就走，當公司是她可以隨便的地方嗎？最氣人的是，她小姐轉身走人，留下一股薰人的粉味，其他小朋友竟然緩下手上的工作，互使眼色抽抽嘴角，一副看熱鬧的興味。我操，之前當我多待兩年，活該幫他們收爛攤子，那一群小朋友三天兩頭給我闖禍，哪一次我不是好聲好氣的跟他們說：「沒關係，小問題，下次別再犯。」他們還真當小問題？上次站前台收銀的那個小寶，他媽的真寶貝，當日結帳少四千多塊，在會計室哭喪著臉跟我求救：「領班，怎麼辦，我半個月薪水沒了，怎麼付下學期學費。」我怎麼跟她說，我他媽怎麼說，我說：「沒關係，妳再想想看漏了哪筆帳，我幫妳處理，妳先去上課，不要遲到了。」四千多塊！小數目嗎？上面追究起來，還不是我自掏腰包幫她補起來，結果我當了冤大頭有誰記得，那小女生一走，我拉下臉問有誰要補她的班，小朋友們竟然不買我的帳，上課的上課，考試的考試，我操，下班前躲在洗手間畫個大濃妝跟我說：「領班掰掰！我去補習囉！」當我沒長眼睛嗎？

就怪公司為了省經費，找些工讀生來上班，排班麻煩流動率又高，考試期間一有人掛病號就找不到人上班了，小朋友們塞一句「我要考試！」給我，我又有什麼辦法，最近還有幾個不懂事的跟我說想回家過年，真是沒出過社會沒給人教訓過。這下可好，年節期間人事本來就咬得很緊，跑掉一個工讀生叫我去哪裡再生一個？開會時還給上頭唸：「又是前場！小彥，我看不到你們前場的向心力！」你叫工讀生有什麼向心力？這些小朋友在下班前兩個小時就在想待會要去哪裡玩了！

說來只有邱經理還算照顧我，在我開會被轟得灰頭土臉的時候，他偶爾會私下拍拍我的肩頭說：「小彥啊，你還年輕，被唸兩句很正常的，我看的出來你很努力。」然後跟我提一些上頭的人事佈局，如果我沒有想太多，邱經理應該是有透露出，我很有機會被升為前場主任的意思。雖然他話說得不很明白，我也知道一切都尚未定論，肩膀被邱經理這麼一拍，連好幾天我都會有輕飄飄的感覺，講話特別大聲，甚至小朋友們好像都比平常更敬重我一些了。但我等著等著半年多過去了，小朋友們惹事讓我又挨轟不知道多少次，邱經理的話也一次比一次說得更明白，我總等不到那張通知書，心裡頭的鬱悶，終於在那個新來的小女生被我好言好語說兩聲，卻把眼球往後一拋顯出一臉不耐煩的時候，爆發開來。

小女生就是小女生，蹬著高跟鞋哭哭啼啼的跑了，我的下場也沒多好，人

事又開天窗，例行會議我被罵得連後場主任都看不下去，主動說願意調派後場的人來支援我，人家特地幫我解圍是好意，但我聽在耳裡就是不好受，不是我平常和後場主任處得不好，我也不知道那天怎麼搞的，就是覺得後場主任的幫忙多餘又雞婆，一口氣衝上來，回了他一句不必，順便請他管好自己的人要緊。

我承認我口氣衝了點，如果能用比較和緩的方式把我的想法適當的表達出來，也許大家就能接受，但我的話一衝出口就已經來不及了，任何解釋都是徒勞無功的，當場後場主任鐵青的臉色和其他主管詫異的表情就別提了，連一向待我不薄的邱經理都面露不悅，我當下就知道我完了。

那天晚上，樂樂打電話給我，找我去看花燈。

花燈嗎？好像已經很久沒有聽過這個名詞了。

我把臉湊上住處的窗戶，隨即玻璃上凝結了一塊圓形白色水氣，我用袖子畫了一個圓，窗外依舊是模糊一片，乾脆把窗戶打開，夜晚冷冽的空氣如一杯冰冷的水澆了我滿身，我深吸一口氣讓冷空氣漲滿肺泡，頓時覺得清醒不少。我像一個剛學游泳的人憋住呼吸，小心翼翼的把頭伸出窗外，今晚的夜景立刻展示在我的眼前。

夜晚的城市繼續運轉，遠處車燈形成橘色的亮點網織密佈的彼此推擠，彷彿城市的血管一般交錯複雜的流動著。總是籠罩著城市的茫茫灰塵，今晚卻被通明燈火染成橘黃色，在車流的擾動之下，脈搏一般規律起伏。

連我都可以感受到今晚的氣氛不同以往，整個城市除了平常的喧擾之外更多了一種滿懷期待的私語，一種節慶特有的騷動，在默默發酵。

我把窗戶關上轉身再面對充斥整個房間的混沌空氣，一個我屬於的凝滯的空間。在牆上時鐘規律而單調的滴答聲映襯下，房間裡每一個東西都像受不了濕氣的侵蝕，懶散又無賴的癱坐在四方，似乎打算就用這樣的姿態，繼續冷眼看待時鐘小心眼的計算分分秒秒，要無止盡的消耗下去。

我突然升起一股想要逃走的欲望，拋下電視機千篇一律的嘻笑怒罵和這房間每一個角落飄散出來的腐朽氣息，邁開腳步突破這停滯如凝凍的空間，下樓去。

今晚的街道四處閃耀一明一滅的彩色小燈泡，我剛從我的住處走出來時甚

至有點茫然，也許是節慶的氣氛一下子衝上我的臉頰有點不太習慣。

一個孩子穿著藏青色的大外套呵著白霧興奮的向我奔來，擦過我的褲管，我沿著他的來路望去，一條街道在我呼出的白色霧氣之下，閃爍著溫柔的黃暈，像在向我招手。

我已經幾乎要認不得這條我每天都經過的街道，只能理性的判斷我應該往人潮最擁擠和彩色燈光閃爍最頻繁的地方走去。

一台藍色的車子在我平常轉彎的街角閃著橘黃色的左轉燈，兩個年輕的女孩提著彼此的手臂，一邊嚷嚷著一邊快走跑過那個巷口，回頭向藍色車主致意，又嘻嘻哈哈的跟上從不停下腳步的人群。

這是我住了好幾年的地方嗎？我一邊想一邊打量川流不息的車陣與人群，這裡的記憶是灰色的，我怎麼樣也想不起來昨天以前這裡的模樣，我讓自己隱沒在人海之中，隨著人群漂流。我可以辨識出零碎的昨日街景，綠色底帶白點的黯淡大理石地板，變電箱上的神經質塗鴉。

打從我開始埋頭投入工作以來，就不曾這麼迷惑，以致於我全心的傻愣住而忘了如何思考，我只能把腳步放開，踏過記憶底層的街道，拐過重新上色的彎角，讓如滾滾洪水般的嘈雜群眾，帶我到街道盡頭燈花最繁盛的地方。

樂樂在約定的地點向我招了招手，隨意的喚聲：「嘿，青彥，好久不見。」就轉身陷入看花燈的燦爛人海中，甚至沒有機會看清楚她到底是不是我十幾年沒見的老同學。

我沒有遲疑的時間，硬著頭皮舉起腳步，也讓自己被歡慶的高昂群眾吸收。

花燈展覽在一個鬧區中的四方小公園舉行，我從前唸書的時候每天通車上下學，當時的公車司機沒有什麼規矩可言，常常開到這附近，被我們學生吵得受不了了，就在這裡把我們丟下車，我們也習慣了三五好友從這裡走好長一段路回家。那些年這個小公園對我來說熟悉得像自家廚房，如果有哪位同學上課上到一半偷偷抓著書包翻過圍牆不見了，八成可以在這裡找到他。

樂樂在人群中亂衝亂撞像在找什麼一樣，她偶爾駐足在某個精巧的大型燈籠前仔細欣賞，像十分入迷似的，偶爾穿梭在人群之中一下子就走遠了。我不懂這些花枝招展的燈籠有什麼好看的，大部分的時間我只能搜尋她的背影免得我們散失了。我想樂樂真的是專程來看花燈的，這樣我反而感覺比較輕鬆，因為和人

交際的功夫我已經疏忽久了，於是便放寬心開始打量周圍。

已經有好幾年，我對人群的印象是模糊的，總覺得他們像一陣暴雨鋪天蓋地的來又很快退去，就像週年慶時店裡的客人一樣，我對他們而言只是一個可以解決他們問題的工具，而他們對我而言既沒有長相也沒有形體，只是一個集合的圖形。

不遠處有一對小情侶，正倚著花燈拍照，他們把臉頰貼在一起，男孩伸直了手臂把相機立在面前，女孩擠著臉擺出一個逗趣的表情，拍完了他們檢視相片同時失笑，女孩推了男孩一把，然後挽著手走向遠處晚會的舞台。他們轉彎消失的地方有一個小販走來，身上掛著許多螢光棒和小首飾，發現我在看他便衝著我直笑，我連忙向他搖搖頭。廣場的中央有一棵很大的榕樹，我唸書時就對它很有印象，懸垂著濃密的氣根像它的鬍子一樣。今晚它被穿上紅艷的衣服，四、五個穿著制服的學生正正經經的寫了小紙條，然後貼在樹幹上，虔誠的雙手合十默默祝禱。

不知晃了多久，我終於和樂樂走散了，我佇立在廣場的外圍，而會場內似乎比剛剛更擁擠了，我並不急著找樂樂，反正也是徒勞無功，便繞著會場慢慢的散步。我不覺得無聊，到處都是各色各樣的人吸引我的注意，我很高興可以在一段距離之外窺看他們，於是我怡然自得的在較寬散的空間游走，直到我遠遠的看見樂樂。樂樂從人潮最擁擠的地方游離出來，小跑步向我奔來，她的捲髮形成一波波黑浪，看得出來她今晚很開心。

「走吧。」她只停頓了一下，然後又往廣場邊緣跑去。

我到附近便利商店買了兩瓶熱飲，一瓶遞給樂樂，在便利商店騎樓的長椅坐著休息。

漂亮的鐵罐打開是甜膩的不明黃褐色液體，我淺淺的嚐了一口，無法辨識。我奇怪為什麼今晚大家都約定好似的，在我面前展開太多我感覺陌生的事物，甚至我回想起歷歷在目的昨日，那老舊的公寓和折損人的工作，都開始懷疑它們的真實性，好像就算我抽離了過去幾年的日子，我依然是完整的一樣。

「你今天遲到了。」

「是啊，」我不好意思的笑笑，「很久沒有到這裡來，今天過來的時候好像有點不認識路了。」

「你搬家了？」

「搬出來比較方便，但其實就在原來的家附近而已。」近到我好幾年來沒有臉回去。

「妳怎麼會想到要找我？」

樂樂溜溜大眼睛，不置可否的輕輕搖晃腦袋。「不知道，這兩年突然常常想到以前的同學啊。」她沒有心思回答，我也只是隨口問問，我們又肩併著肩坐在路邊看滿街閃爍的燈花，空氣中瀰漫著各種食物混雜的味道，人一多無可避免的草地上散佈的垃圾紙屑也越來越多，風一吹彩色的碎屑就隨之滿地顛滾。我再灌了一口飲料，聽到樂樂說：「剛畢業的幾年還偶爾跟曉雯她們連絡，突然有一天我發現大家都不知道跑哪裡去了，唸書的唸書，嫁人的嫁人，不是到外地去就是完全聯絡不上了。」

樂樂用她的側臉對著我說話，她偶爾看著手上的鐵罐，偶爾凝視遠方一個在斑斕燈光照映下興奮跳動的人影，好像很努力在回憶的樣子，遲疑的嘴唇緩慢的吐出每個字，手指毫無意識的摩娑還有餘溫的鐵罐。

隨著她跟我提到的名字越來越多，我發現有好幾個明明很熟悉的名字我卻無法馬上聯想起這個人，連正坐在我旁邊的樂樂，都失去了確切的形狀，我努力回想她剛剛向我奔跑過來的畫面，卻發現那只是一個模糊難辨的形象。

到底什麼是我真的記得的。

慢慢的她的聲音開始散失，我所專注的只是在她的話語間斷中找尋機會去看一眼她的側臉。

「文潔她畢業以後去宜蘭唸大學了，你記得嗎？」我點頭，注意到樂樂的眉毛，尖銳的尾端往上揚，形成一個十分人工的角度，在她淡淡的聲音裡，這麼濃黑的一道細弧線在她臉上越顯突兀，樂樂以前沒有這樣的眉毛，她和其他女同學一樣滾滾的眼睛上方是不引人注目的兩道青色絨毛。

曾經好像有哪位女同學，在以「偷偷告訴你喔……」做為開場白後，那一對稀疏的細毛叢就往我湊過來，隨著她向我透露的內容，她那對富涵語言的眉

毛就揉捏成各種充滿表情的形狀。我哈哈大笑之後就忘了她神秘兮兮的跟我透露什麼天大消息，到今天只能想起她那兩塊未經修飾的青色草皮，溫溫軟軟的順著同一方向，趴伏在她的眼睛上方，在她聳動的未經求證的故事裡，每做一個戲劇化的表情，就像一陣輕輕的風吹過，吹得那塊初生草皮毫無防備的舞動起來。

「是文潔嗎？」我問自己。

「不是啦，文潔在大三休學之後就躲起來了，從此以後沒有人有她的消息，我剛剛在說的是姺姺。」

我扯扯嘴角，不知道已經落後樂樂的故事多久，假裝專心的繼續聽起來。

「喂，你跟米果還有連絡嗎？」

「嗯，沒有了。」

「怎麼會，你們高中的時候那麼好。」

我聽見自己沉吟了一聲，腦中開始翻閱封印已久的陳年資料，的確我們以前很好，他在我心裡還有很鮮明的印象，長得很漂亮的一個男生，皮膚白細不說，偏偏還有一雙水汪汪的桃花眼，卻最恨我們拿他的外表開玩笑。他曾說他畢業以後要去當外籍傭兵，這當然是賭氣之下說的，我們卻反而私下惡意的改稱他木蘭兄。

「我們以前帶米果來看過花燈，你記得嗎？」

「有嗎？」

「你連這個都忘記了？」樂樂垂下眼瞼對地上一個被風吹滾的啤酒瓶微笑。「好像是高三的時候吧，有一次模擬考考到一半，輔導老師到教室裡來把米果帶走，他回來以後整個人鈍鈍的叫都不會應，全班緊張的要死沒有人敢跟他講話，你突然大叫了一聲：『張米果走啦我們下課去看花燈！』真的是很白目耶。」樂樂笑開了，一頭捲髮隨之搖晃起來。「結果就在你一聲吆喝之下，全班大概二十幾個人吧，放學以後把米果整個人架起來扛到這裡來，我記得那天跟今天一樣熱鬧，人很多，我們就在眾目睽睽之下穿著制服玩了好幾個小時的城門城門雞蛋糕。」

「哈哈，我想起來了，我們還特別喜歡從手牽手的情侶之間穿過去。」

「對啊，還一直借過借過的喊，假裝不知道在忙什麼一樣。」

這時會場內突然竄起一道銀白色的煙火，劃破夜空之後爆裂成晶燦耀眼的

成串銀線，我們的目光被火花吸引，欣賞它竭盡一生的短暫演出，色彩斑斕的火花在一瞬間發出最搶眼的光芒，然後就像用盡力氣一般，黯淡的落下。它爆炸的能量就像漣漪一般一圈圈往外擴大，數秒鐘之後才傳到我們的耳朵裡。

遠方搭建的舞台正在進行晚會還是什麼的，主持人在煙火施放之下拉高嗓子喊著些年年必備的吉祥話。舞台前黑壓壓的觀眾一邊嗡嗡的騷動著，一邊忙著變換形狀，我想他們是要散場了，好多黑色的影子結伴從觀眾群中游離出，往四面八方移動。

一群年輕的男女，一夥大概七、八個人，穿著令我們傻眼的時下流行的衣服，手上脖子上掛著叮叮噹噹的誇張首飾，零零散散的直朝我們奔來，為首的那個女生略顯醉態，兩頰上紅撲撲的不知是酒精催化還是腮紅太重，眼睛明顯是濃厚的睫毛膏暈染後形成的兩窩黑漬，紅艷的大嘴一張一合的不知道在嚷嚷些什麼，一群人爭先恐後跑得歪歪倒倒，全被我身旁的便利商店張開透明玻璃門吞了進去。

樂樂好像有小聲的說些什麼，但是在他們嘈雜的叫鬧中我全部聽不清楚，不一會兒他們又出來了，便利商店的門叮咚了一聲之後是易開罐瓶的清脆響亮，隨之是啤酒泡沫醒來溢滿的嘶嘶沙沙此起彼落。

一陣無法辨認意義的叫嚷之後，他們彼此攙扶著走開了，散場的群眾開始如漲潮一般湧過來，我和樂樂坐在長椅上，讓人群形成交錯的光影和熱烈的聲浪把我們淹沒滅頂。

「誰知道米果那時候到底怎麼了？」可能是太吵的緣故，樂樂的聲音顯得特別小。

「我不知道，他不肯說，我們也不敢問。」

「是喔，我以為你知道，畢竟以前跟他最好的就是你了。」

樂樂慢慢的深吸一口氣，把身體輕輕的往後靠在椅子上，好像覺得多年的疑問就這樣宣布無解了，雖然覺得可惜但終究得到答案也就放下了，她卻沒想到我有可能對她說謊。

我不是忘記了，只是不想提起。

十幾年前的那天，我們用一種清醒卻刻意陶醉的高調放肆來建築熱烈高昂

的氣氛，把無處傾訴的慘綠哀愁全拿來消耗掉似的發狠玩樂。沒有人提起米果或是我們任何人不想談的問題，我筋疲力盡的揮舞雙手，在小公園裡滿場飛舞，誇張的放聲大笑，終於用盡了力氣，腳一軟跌在草地上，我無法控制自己的躺在草地上大笑，四週開始旋轉而溶化起來。不知過了多久，當我冷靜下來，發現時間已晚，大家早就各自回家了，我在老榕樹底下發現蜷縮的米果，他跳起來要我答應不告訴別人，然後爆發似的將心事完全向我吐露。

那是我這輩子感覺最與人接近的一次，被毫無保留的完全信任。

那只會發生在我們下顎的青茸剛剛冒出頭的年紀。

後來呢？沒有啤酒和小公園的我原來只能當個量販店的領班，從前對未來的幻想現在想起來天真得愚蠢。而米果，在我被生活折磨得長出粗礪扎人的鬍渣時，曾經想起他，發現竟早已斷了連絡。

我心虛的眼睛毫無意識的在人潮中來回飄移，節慶的熱烈氣氛未散，人影凌亂喧擾的掠過我的眼前，形形色色的人中，我發現剛剛巷口那個穿藏青色厚外套的孩子，他踩著還不甚穩的步子，緊抓母親的手，一雙晶亮的眼睛四處探索。

當他發現我在看他，他也毫不畏懼的回視我，那對新生的眼睛深邃又透明，充滿全然的好奇與信任，似乎在詢問我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他抓著母親的手越走越顛倒，看看母親再回頭看我，似乎想停下來花一點時間來探索我這個未知的東西，得到一點我對於他的意義，但終於被人潮乘載起漂流得越來越遠。

我和樂樂並坐著，在流動的人潮中靜止固著，詭異得像我們反而往後倒退似的。

聚集的人群擴散變成三三兩兩的人影，穿過廣場漫過馬路。節慶活動舉辦時人們有在馬路上行走的特權，遠處傳來駕駛按鳴喇叭抗議聲此起彼落。

會場裡的人漸漸疏散了，參觀花燈的人變得稀稀落落，廣場裡細膩精巧的大型燈籠還不明白自己的命運，即是在節慶結束後成為過了保存期限的食物，丟了可惜擺著無用。

少了圍觀的群眾，燈籠尷尬的裸露在廣場上，像在乞討最後一點關愛的眼光，機械來回單調的運動，重複祝福著新年快樂。

「啊，很晚了，我該走了。」樂樂慢慢的說，終於把臉側過來對我揚了一下嘴角。「謝謝你啦。」

一幅金黃色的畫面映入我的腦海，我以為早已逸失的記憶片段此時卻像我可以任意欣賞的一副畫，色彩鮮明而深刻。

那是放學前的最後一堂課，大家不是慵懶的癱軟在座位上就是計算著放學後要去哪裡，我百般無聊的望向窗戶外傾斜灑進來的橘黃色陽光，注意到坐在靠窗一排的樂樂，單手托著腮眼睛放在黑板上很明顯的在做白日夢。

十七歲的樂樂，毫無防備的溶解在日落前一刻耀眼卻溫柔的陽光裡，側臉的細軟鬢髮吸飽了陽光愉悅的舒展開來，托映著她豐潤發光的臉頰線條，然後她像想到什麼微笑起來，眼睛透出琥珀色的光澤，嘴角陷入深色小隱窩裡，把雙頰的弧度推擠得更加豐腴圓潤。

在我回憶的時候，樂樂已經起身走開了。

我沒有再看樂樂一眼，只是緊盯著手上的鐵罐，一個經過精密計算的完美人工產物。

夜越來越沉，初春的晚風依然冷冽襲人，我放下早已凍得失去生命力的鐵罐，呵出一口暖氣想要溫溫雙手，濕潤的白霧馬上逸失在曲終人散後的頹敗小公園裡，花燈紛紛熄滅了，公園深處的路燈就顯得亮起來，我盯著那一輪濁白色的光暈，孤立廣場中央，草地上的紙屑偶爾被風吹動了繞著它起舞，夜半的廣場，在我的注視之下水溶溶的起了霧。

我忘了問樂樂最近過得好不好。

之後，便利商店白淨得發青的生冷光線成為附近最強烈的亮源，它在我背後壓下我一個人和長椅融合的影子，長長的歪歪的，直延伸到小公園的灌木叢裡，我撇一眼身旁樂樂走了之後空蕩蕩的位置，撐起麻木的身體在歡慶落幕的小廣場走著。

燈花早已凋謝，空蕩蕩的街上又回到我熟悉的模樣，只是多了滿地橫躺的紙屑被人遺忘，我像老鼠一樣熟練的穿梭街道之間，繼續走向屬於我的晦暗小巷。

遠方有一台公車亮著兩筒黃色大燈向這裡緩緩駛來，如夢境一般不真實，

我一下陷入混亂的時空感，不禁停下腳步失神的注視那溫暖的黃光。

公車在我面前停下來，門唰的打開，司機在裡面斜睨著我，龐大的車體嘶嘶的喘著氣。我蠕動嘴唇想說什麼，才一遲疑，門已經關起來，車燈一晃，黃色亮光刺花了我的眼睛。當我重新聚焦，公車已經走遠了。

